

小
腆
紀
年

小腆紀年附攷卷第九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鼐

乙酉我

天

清順治二年春正月

明宏光元年是歲南都亡唐王立於福州稱隆武元年魯王監國紹興以明年

稱監國

魯元年

乙酉朔日有食之明福王在南京免百官朝賀

攷曰聖安本紀釋史俱云

免百官朝賀而南都甲乙紀則云御殿受朝賀又聖安本紀不言日食但云大雪免朝賀蓋是日因雪不見日食也

自臘迄春陰凝不霽是日大風拔木雪數尺史可法以糧

餉不前諸軍飢餒斷葷酒

庚寅明以新殿推恩加閣臣銜史可法辭不受

加史可法太保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馬士英少師

小曆紀年

卷九

兼太子太師中樞殿大學士王鐸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各賜蟒衣一襲脰一子尙寶丞可法辭許之是日中書舍人林翹疏稱雷聲自北至西占在趙晉之野有兵日在庚寅主口角妖言翹江浦人善星術馬士英之在戍所也翹卜其大用士英神其術而薦之令以一品武銜蟒服趨事

壬辰立春日流星入紫微垣

癸巳明南京大雷電兩雹

尋張縉彥奏十一日乙未午刻河南滎澤縣邨郭忽見大城堞門畢具踰二時方隱天官家云廣莫之氣成都在河
南茫無人烟故也

明命黃得功劉良佐進屯潁亳高傑進據虎牢得功良佐受命不行

明總兵劉洪起敗闖賊於襄城

時副將劉鉉郭從寬總兵王之綱許定國擒斬偽官洪起先後斬獲三千級敘功獨多加二級

甲午明修奉先殿及午門左右掖門

丁酉明許定國誘殺興平伯高傑以叛降於我

大清

初定國負其功不得封上書詆傑爲賊傑常曰吾見許必手刃之傑之北征也定國懼見討旣遣子爾安渡河投誠於我豫親王多鐸而又貽書史可法求自全計可法語其

使曰許總兵何地不可居而必睢州乎既聞程繼孔被誅益懼傑至睢州定國先數十里跪馬首迎傑扶起之曰若總兵柰何行此禮願爾衆安在定國故毀其軍以寡見明日傑召定國而詢之曰若豈不知我之將殺汝而顧不去何也定國頓首曰固知公之怒也然不知其罪傑曰若累疏名我爲賊安得無罪曰此定國之所以不去也定國目不知書倉皇中假手記室誤入公名定國不知疏中爲何語以此殺定國不亦冤乎傑索記室者姓名定國曰彼知公之怒也先期遁迹之不獲彼先去而定國不去以明向之名公者非定國意也傑見其訕服憐而信之有千戶某投牒云定國謀汝傑故以示不貳馬前答六十送定國誅

之遂刑牲約爲兄弟定國飾美姝進傑屏不御笑謂之曰
軍行無所事此弟畜之俟我功成後以娛老也定國唯唯
退時傑大營去城二十里懸王命旗於城闌曰非有令不
得入從傑入者左右驍健二百人傑語定國北行定國曰
山妻偶恙傑曰弟人傑也何無丈夫氣兒女子願去則去
否則殺之以絕他念弟不忍者吾爲弟除之定國驚曰此
結髮婦非他比當卽隨行十三日丁酉定國燒燈張宴具
樂已侍傑飲而令其少弟許四者飲諸將於別所婦女賓
客相雜坐酒酣坐者覺有異起而耳語傑曰許四志意失
常將毋謀我乎傑推之以手曰去夫何敢其人退意亦安
之於是三百人皆醉傑所居者睢人甲第也垣牆高而四

周有重廊複室將佐就別所擁妓臥傑榻畔惟二三治文
書者與傳事小兒漏將殘屋瓦厯然有聲傑驚視則壯士
數十輩踰垣入傑索所備身鐵杖則已烏有倉卒奪他人
刀步闢傷背被執定國蹀血南面坐曰三日來受汝挫辱
已盡今何如傑大笑曰吾乃爲豎子所算呼酒來當痛飲
死三百人者聞礮聲欲起則爲妓所撈無脫者惟一人伏
牀下免明日日中城不啓李本深王之綱郭虎攻南門入
則定國已渡河北去睢人知其事者皆已逃諸將遷怒於
睢旁之二百里悉屠之史可法至徐州初聞弗信審知之
則大哭知中原之不可復圖也定國之遺子也言傑以五
千人圍睢城請我師馳救尋疏報傑已用計擒斬請發兵

靖殘寇焉

戊戌明禁宗室入京朝見

徐鼎曰特書何議也君子謂親親之誼爲已薄矣停換授可也禁朝見不可也

明佃丹陽練湖

太監高起潛請佃練湖歲可得五萬金從之

壬寅我

大清兵取西安闖賊走襄陽

王師入陝前鋒參領索渾等敗賊於靈寶正月戊子敗賊將劉芳亮李自成親率兵來戰又敗之乙未

王師逼潼關僞巫山伯馬世耀以六十萬衆迎戰而敗乃僞降

丁酉入潼關斬世耀自成欲返據延安而降將唐通以自成遇其家之酷也從黃甫川過河谷英李過俱潰逃惟李錦以榆林一軍從自成知西安不能守令田見秀燒倉廩出東門由商州龍駒寨走武關以入襄陽方自成之命見秀焚積聚也欲並焚宮室市里會自成已去見秀曰秦人饑留此米活百姓止燒東城一樓追及自成於商州曰已焚矣宋企郊等皆於道亡牛金星亦留而從其子於襄陽初自成人秦諸僞將訪宗族修墳墓田見秀獨不然親故有至者遺以金帛促之去及敗劉宗敏等宗族誅墳墓發見秀獨不知爲何邑人以是獲免云

御史劉光斗請鑒別大臣詔衰頹庸鈍者自行引退

癸卯明中旨以吏部左侍郎蔡奕琛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丙午明起逆案左都御史唐世濟以原官管右都御史事
庚戌明禁章服違制

趙之龍言章服違制王足之命武臣自公侯伯而下非賜
肩輿並騎馬坐蟒斗牛并奉賜麒麟白澤非助爵不許借
用

徐鼎曰特書何嘉之也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辛亥明以衛允文總督高傑標下鎮將兵馬

允文字群趾韓城人崇禎辛未進士授庶吉士歷編修司

業中允諭德京師陷被賊拷掠乘間南奔高傑以同鄉故
薦之留監已軍聞朝中有嚴治從逆之命允文懼欲娛士
英以自解乃疏言國家兵事問鎮臣糧餉問部臣督師將
也且可法浪得名耳陛下若念擁戴功則爵之侯伯優以
廩餼毋令入當津要爲也可法因上疏乞罷且曰臣討賊
未効妄冀還朝臣雖至愚計不出此顧遭君父之變膺簡
命之重臣何自安王切責允文而諭可法盡職然士英心
竊喜之改曰釋史謂允文受僞命議也允文以前髮被掠者未受僞職也又謂諸劾史可法在房山軍之前亦誤也據史公求退疏上於乙酉正月二十四日則允文劾職亦當在正月也允文方可法而士英知允文時擢爲總督分史公之既而睢州變聞傑兵倉卒未肯與互
相雄長可法馳至徐州環顧無所生以待且召諸將獻而

盟立傑子允爲世子甥總兵李本深爲提督爲請卹於
朝一軍帖然士英聞可法之得傑軍心弗善也乃擢允文
爲兵部右侍郎總督興平營將士兵馬經畧開歸將士憤
懣不平於允文蒞任日無一人至者可法再三慰諭之若
忘其會劾已者傑軍士益以此歸可法卽允文亦心折焉
明舉人劉道貞起兵復邛州不克死之

道貞旣敗賊於雅州小關山賊還據邛道貞命其子睽度
以兵來爭賊搜獲道貞妻王氏環刀械頸令招其子王氏
大罵不從賊支解之舉家百口俱死睽度亦以戰歿

云乙酉
正月事

明縣州諸生葉大賓誅獻賊黨於邛州

賊脅大賓牧邛州大賓佯受之而密與紳民謀舉事結賊將曰蒲江要害聞有警宜調兵往賊信之分千餘人往又曰大邑隸邛將軍責也恐有變亦宜調兵往又分千餘人大賓乃矯令殺賊帥保護州民萬餘奪西門而去蜀書云乙酉正月事

二月乙卯明命清釐濫冒勲衛

時東川侯勲衛胡家奴不法兵部言東川久已革襲戚畹向無勲衛皆草創時濫冒命清釐之又命核北都錦衣衛官之南奔者

明以王驥爲湖廣巡撫

左良玉薦太僕寺卿王驥可任巡撫乃以驥爲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巡撫湖廣辭任不許

明太監高起潛請開納銀贖罪之例

王曰納銀免死則富豪壘吏何所不至流罪以下或可贖耳下部酌議

已未明以阮大鍼爲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仍巡江防

大鍼之奉命巡江也陛辭疏云從來巡行之役減騶從器關防絕餽遺破情面此凜官箴立聲名之事爲俗人所難而稍稍自好者易辦耳其於制勝敵愾何預哉御極典之聽乘而破柱莫伸於大敵充於陵之蜚操而陸沈罔救乎神州正恐溺職負委去踰閑翫法其間不能以寸耳臣白

髮漸生丹心未死一飯之德少不負人況乎君父再造之恩踵頂難酬之遇倘犬馬不伸其報卽豺狼豈食其餘此臣受事之秋卽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八字與二三同志共濟之臣交勉而矢之天日者也既抵任則一切軍事不問專以結黨斂賕濁亂黜陟爲務倉場侍郎賀世壽引疾去大鉞密遣人劫之江中嘗從罷撫按糾薦令納金於官則糾者免薦者用否則反是自丁隸役輸厚金立躋大帥其謬誕顯貨如此

明以工部左侍郎高倬爲刑部尙書

倬字汝謙惠州人天啓乙丑進士崇禎初以知縣入爲御史倬爲御史不謹下吏逾年釋歸起上林署丞累遷南

京太僕卿十六年二月提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具秋操江
改任武臣劉孔昭召倬別用未赴而北都陷福王立改工
部右侍郎御用監內官請給工料錢置龍鳳几榻諸器及
宮殿陳設寶玩金玉計費數十萬光祿寺請辦御用器至
萬五千七百有奇倬上言國家草創民愁財匱宜力行節
儉爲天下先昔衛之亡也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通商
務農故能立國今大難未夷百萬之師嗷嗷待哺司農無
以應之致觖望掠食卽君臣縞素示以匱乏彼尙未必信
也而乃雕鏤華彩欲飾美觀乎皆不納旣解學龍被劾削
職乃以倬爲刑部尙書

明命太監李國輔開採雲霧山給事中吳适疏諫不聽

有上書言開化德興雲霧山開之可以助國者國輔具疏
請往給事中吳适疏言雲霧山卽封禁山北通徽池南連
八閩東抵衢嚴西界信州唐宋以來每爲盜藪其間深谷
窮淵虎狼接迹險阻極目無徑可禁且地接祖陵龍脈爲
神京右臂歷朝禁止樵牧封禁所由名也英宗初年遣官
採木地方棍徒互相煽惑攘奪小民兼多內外官屬供億
之費數邑坐困民不聊生近山民民遂鳥獸散大盜鄧茂
七等聚衆數萬藉以爲窟合四省兵力討之十四年乃戢
定奉旨照舊封禁往嗣益可鑒也臣竊以界通四省境地
相竝內阻峻嶺外多絕谷綿延重疊筆路崎嶇封禁既久
向來巡邏不便一林莽高深重嶂疊峯毒蛇猛獸生育繁

滋一旦開伐奔突狂噬傷人必多不便二遠深幽與迴絕
恆區水不通舟陸難移運不便三乘傳驛騷有司困於供
億吏胥假公行私而力田小民棄本逐末消磨歲月土田
有荒蕪之慮力役多死亡之憂不便四興朝舉動天下仰
望以下安危今以無益害有益之事搖動人心傾危四省
垂之青史貽譏後世不便五遠邇傳聞必且蜂屯蟻聚競
營巢穴居奇召禍約束無方是使盜賊復生而殺戮再見
不便六况臣訊之父老叟云此山地連陵寢自正統初開
伐致傷地脈釀土木之難洩山川靈氣不便七舉此數端
有害無利伏惟陛下採擇國輔亦疏請中撤俱不許馳視
如适言報罷國輔司禮韓贊周養子也贊周頗有憂時之

心國輔提督勇衛營在宮中多所匡救馬士英惡其不便於己也屬所私以開採事誑國輔請往其實意不在開採也及國輔奉命往浙士英因授其子馬錫以勇衛營策逆之疏論也士英深銜之

攷曰本南都甲乙紀

徐鼎曰自來言利者多進開採之說而卒之得不償失禍害旋見如明萬厯之礦稅其尤甚者也而或有開水利濬淤塞爲言者其事宜亟行之顧格於衆議而阻難者何哉庸人好奇異而狙目前寶金銀而忘本計也同時巡按周元泰戶科給事中錢增疏請濬劉家河下部議而中止錢增之言曰蘇松常鎮杭嘉湖七郡之水以太湖爲腹以大海爲尾閭以三江入海爲血脈蓋自吳淞淹塞東江微細

獨存婁江一派而婁江之委七十里曰劉家河乃婁江入海之道東南諸水全恃此以歸壚不至橫溢泛濫者則帶水靈長之利也元時劉河最深運艘市舶之所集近日淤沙淤塞於是東流之水逆而向西涓滴不入灌漑無資兼之歲歲旱魃平疇龜坼人牛立槁雖復枯槁如林從何乞靈海若然此就早暵言耳萬一大浸稽天七郡洪流傾河倒峽震澤不能受散漫橫潰勢必以七郡之田廬爲壑東南數百萬財則豈逆波其如國計何哉吾故因适之疏而附及之俾後之籌國者有所擇焉

攷曰錢增疏見南畧

明巡按浙江御史彭遇颺爲民所逐猶改調淮揚

遇颺崇禎癸未進士附馬士英授職方主事誕說蠡湧召

對稱旨改御史巡按浙江自任募兵十萬或曰餉將安出
曰搜括可辦也以家丁數百人行至杭州掠市錢杭人踴
署門逐之撫臣張秉貞以聞士英以遇屢邊材調淮揚
徐鼎曰不曰浙江民逐巡按御史某而曰爲民所逐何罪
不在民也猶改調者何猶者可以已之詞也樹黨殃民至
斯極矣

明加鹽課

遣戶科給事中倪嘉慶中書胡承普掣鹽於瓜儀加鹽課
引五分史可法疏言揚州城內有總督有提督有鹽科今
又添監督人人可以剝商商本盡虧利歸豪猾不足之害
朝廷實自受之

甲子明加思宗皇太子諡

諡太子曰獻愍定王曰哀永王曰悼或曰聞有太子北來之信而預定諡以絕之也

明增派浙閩餉二十萬

明史可法請以高傑部將李本深

按日本深作本身

爲提督不許命太

監盧九德馳諭黃得功還鎮

時傑妻子尙在揚州可法請以本深提督軍馬與諸裨將分屯梁宋間劉良佐上書追論傑罪又與澤清得功合奏高傑無寸功驕橫淫殺可法乃欲其子承襲本深爲提督是何肺腸請分其衆將之馬士英持不可曰彼所部烏可輕屬人假諸將以軍號待高元爵長而還之王從之令邢

氏同元爵照舊統轄本深仍領前鋒俟有功優敘以提督
體統尊故不許也尋邢氏上書固請以本深提督衛允文
亦具疏如邢氏言從之命未下而得功引兵趨揚州懷挾
言曰固當以此州還我可法在徐州聞之馳還揚州遣同
知曲從直中軍馬應魁入營問故得功曰吾爲大將功最
多僻處瀕江小邑高傑有何勞績而食數城姑念其死割
以高郵寶應江都三縣養其妻子足矣餘非高有也可法
曰吾非不知將軍功又非愛高而右之也徒以彼士馬多
令不一今日驟奪明日必亂是將軍首難也其異於興平
者幾何得功揮其衆少卻王命太監盧九德高起潛立論
曰大臣當先國事而後私仇黃得功若向揚州使高營兵

將棄汎東顧敵人躡之而南誰執其咎朕於諸藩恩禮有加諸藩亦當恪守臣節無輕舉以誤國家又諭可法解諭得功毋與孤兒寡婦爭構得功不得已引還尋左良玉疏言忠貞將同歷卯袁繼咸亦疏言興平有可念之勞詔贈傑太子太保許其子襲爵

徐鼎曰聞之吳駿業曰靖南雖以王命解去然其中不無怏怏馬阮因之靖南遂爲其所用嗟乎自古費難之生非人力之所可及在督師止以大計用興平而靖南未能以苦心量師相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信哉其爲腹心之難也

明哉九江額餉總督袁繼咸疏爭之不聽遂請罷不許

繼咸字季通號臨侯宜春人天啓乙丑進士授行人遷廣東道御史累官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九江諸軍務甲申三月以前事詳紀傳京師陷史可法遣人約勤王繼咸率師至安慶而福王監國詔至繼咸慮其主左右無正人必生異議亟致書言福王倫序之正邀同入朝良玉得詔果不拜聞繼咸言開讀如禮既晉四鎮伯爵繼咸入見面陳封爵以勸有功無功而伯則有功者不勸跋扈而伯則跋扈者愈多王澤然之繼咸又言皇上卽位之初雖以恩澤收人心尤當以紀綱肅衆志蓋君德剛毅爲先不可使太阿倒持竊慮冬春之間淮上未必無事臣雖鯨願奉六龍爲瀟湘之行王有難色閣臣姜曰廣曰所言非

遽爲此事要不可不存此心又詣楊前密奏曰左良玉雖
無異圖然所部多降將非孝子順孫陛下初登大寶人心
危疑臣當馳還汎地王是之繼咸赴關責吏可法不當封
傑等疏陳致治守邦大計言金陵之界限在大江而淮南
江北爲之屏蔽金陵之咽喉在潯陽而湖南襄樊爲之門
戶今淮南江北無恙也叛將潰兵盤踞其間小民囂然喪
其樂生之心此不可不加意措置湖南新經喪亂千里高
萊宜遣重臣撫治選補廉吏緝和難民招徠商賈通巴蜀
黔粵之貨襄陽爲古今必爭之地必設重鎮重鎮必宿兵
兵必責餉修城置器諸費不貲皆不可不早計也夫襄樊
守則可由宛葉以圖關中淮南江北守則可由歸德以圖

河南亦可由彭城以圖河北攻守之大勢如此也又言致治必先得人高宗知李綱趙鼎之賢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信而以汪伯彥黃潛善秦檜湯思退諸小人參之以致主勢日卑親恥不雪其得偏安一隅猶幸耳國難雖殷老成未謝以臣所知若劉宗周吳甡黃道周楊廷麟華廷秀諸人著名先朝至今思其議論於後之禍敗灼如膏肓使先皇早用其言豈有今日馬士英以爲朝已深恨之會湖廣巡按御史黃澍監良玉軍挾其勢劾士英罪可斬士英遣緹騎逮之澍乃陰諷將士譁繼成爲留江漕十萬石餉十三萬金給之且代澍申理劉澤清之誣奏姜曰廣也繼咸又馳疏申辨士英愈怒欲敗壞其事凡所陳奏及題用監

司郡縣官悉停寢而阮大鍼在兵部於繼咸奏調部將必俟行賄方給敕印由是諸將愈解體先是楚將楊國棟張先壁黃朝宣等潰卒數萬人劫掠蘄黃間繼咸陰以恩撫之使無爲良玉用疏請湖南總督速莅任收士卒心而士英不聽令良玉鎮全楚良玉得盡收先壁等軍其勢愈張繼咸貽書朝臣左兵不可不備宜稍加督撫權示相維勢士英終不省繼咸乃因賀元旦上疏曰元朔者人臣拜手稱觴之日陛下當以爲嘗膽臥薪之時念大恥未雪宜以周宣之未央問夜爲法以晚近長夜之飲角觥之戲爲戒省土木之工節浮淫之費儆諭臣工後私鬪而急公讐臣每歎三十年來徒以三案葛藤不已要典已經焚毀何必

復理其說書未進亟寢之書已進亟毀之至王者代興從古亦多異同平勃迎立漢文不聞窮治朱虛之過房杜洪策秦邸不聞力究魏徵之非固其君豁達大度亦其大臣公忠善謀翊贊其美請再下寬大之詔解圍屏疑人之囚斷草野株連之案王降旨俞其言而士英等方以要典排善類益不喜裁其餉六萬軍中有怨言繼咸爭之不得因力求罷又不許

徐鼎曰書繼咸請罷何傷良臣之失職也以良玉之驕悍而繼咸能馴擾之非特忠義感動激發亦其才足以馭之也使當日畀以重權收集潰散則朱浮能禦彭寵溫嶠可制王敦何至以石頭之師興晉陽之甲哉所由太息痛恨

於馬阮也

明禮部尙書顧錫疇罷

御史張孫振逆案人也劾錫疇險邪以其請削溫體仁諡而諡文震孟也命致仕去

明命於蘇州織造大婚冠服

徐肅曰常事耳何以書譏侈也箕子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舉一端而其他可知矣

丁卯明蔭方孝孺裔孫五經博士

明殉難山西巡撫蔡懋德子方燦疏請卹典不許

時卹典濫行前劄遼總督吳阿衡以飲酒不能軍遇害諡忠毅順天巡撫陳祖苞以不堵隘口下獄死復原官濟南

巡按宋學朱以城破無下落贈大理寺少卿他不可悉數而方燿爲父請卹謂其縱賊渡河一死莫贖竟不許論者謂懋德家貧所致也

明贈伏法太監劉元斌王裕民祭葬予逆案徐大化徐景濂劉建元等卹典

徐勣曰係之不許蔡懋德卹典後何同時事也彼不卹而此之卹顛倒錯亂之政古未有若是之甚者也吳阿衡陳祖苞之卹何不書曰猶有辭也且不勝書也

明命太監高起潛安撫高傑將士駐揚州

李本深等聞得功向揚州棄汎奔還王命起潛駐揚州安撫傑妻邢夫人慮稚子之孤弱也知史可法無子欲以其

子元爵諱之可法不欲或獻策曰渠高氏有高監在公
盍主盟令父其父而子其子次日邢夫人設宴將吏畢集
起潛忻然諾之元爵拜邢氏亦拜並拜可法可法不受環
柱走明日起潛宴可法甫就坐令小黃門衣蟒者數輩扶
可法坐不得起令元爵拜邢夫人亦拜父呼之可法不得
已爲盡歡夜坐屏人召應廷吉入仰視曰紫微垣星失曜
奈何廷吉曰上相獨明可法曰吾昔爲上相今瑤草矣攷
士英字瑤草雖然輔弼皆暗上相其獨生乎愴然者久之

己巳明諭宗潘勳戚武臣不得非法罔利

時武臣借口助餉往往破人產延陵朱一馮者已革巡撫
也家殷富爲衆怨所歸史可法嘗造廬請助餉萬金以塞

衆口一馮不答及高傑鎮揚廣訴者沓至傑疏於朝王以一馮身爲大臣多藏厚亡大喪縉紳之體命察其田產一馮浮海遁人聞其子庠生號長源者隆冬追比至墮其二指焉攷曰參南都甲乙紀青燐屑王諭部臣曰捐助原聽民樂輸抄沒乃朝廷偶行豈刁民獻媚報仇之事宗藩勲戚須敬禮士大夫與地方相安不得非法罔利諱給事中吳希哲奏假宗冒戚僞勲奸弁橫行不道虐民戾商命嚴緝之

癸酉明欽天監奏日月色甚赤

王曰是何分野何無占候其訪術者舉用

甲戌明進蔡奕琛禮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

攷曰南都甲乙紀以爲壬申事

明進封弟由桀爲潁王

乙亥明禮部請朝日命侯南郊禮成行之

徐鼎曰特書何譏慢也

丙子明改思宗廟號曰毅宗

改曰南都甲乙紀以爲甲戌事

先是趙之龍奏思非美諡請改不許至高宏圖顧錫時已去位禮部余煜上言曰按諡法道德統一曰思追悔前過曰思先帝憂勤十七年念念欲爲堯舜者也遭家不造亂階頻起而所用之人又皆忍於欺君率致誤國於先帝何咎焉道德純一則似泛追悔前過則似譏於觀揚無當也且唐宋以來未有諡思者周之思王漢之後主閹弱何足述乎諡法有功安民曰烈今國破家亡以身殉國何烈之有若激烈之烈又非諡法之謂也周之烈王威烈王漢之

昭烈魏之烈宗唐之光烈帝未嘗殯葬也他日書之史冊
將按諡法乎不按諡法乎故曰思烈二字舉誤也然則諡
宜云何先帝英明神武人所共欽而內無聲色狗馬之好
外無神仙土木之營臨難慷慨合國君死社稷之義千古
未有之聖主宜尊以千古未有之徽稱考訂古今不得已

而擬其似當諡曰毅宗正皇帝從之

攷曰余熾錄見臺灣
外紀據云禮部尚書

誤也時尚書爲蔡夷
琛燭蓋禮部之官也

明封慈煥爲崇王

攷曰李白成之陷汝甯也執崇王由橫令
諭降州縣由橫不從並世子慈輝皆遇害

封者不知何人列傳世表無可考而宏
光之南奔也舊史皆云福川潞崇四王

丁丑明諭止滇黔援兵

貴督李若星以兵勤王諭止之如已到常德即留隸何騰

蛟

明御史袁洪勲劾耳鼎疏劾袁繼咸甯南侯左良玉疏辨論解之

先是繼咸言要典不必重翻左良玉亦疏言要典治亂所關勿聽邪言致與大獄王曰此朕家事列聖父子兄弟之間數十年無纖毫間言當日諸臣妄興誣構卿一細閱亦當倍增悲憤但造禍之臣物故幾盡與見在廷臣功罪無關悉從寬宥不必疑猜黃澍之被收也倚良玉不至繼咸爲之請左光先呂大器先後被逮皆不至宏勲因劾繼咸庇護三案公然忤逆繼咸疏辨王曰袁繼咸身任封疆自有本等職業賊信方急當一心料理軍務不必借題尋釁

會繼咸議造戰艦檄九江僉事葉士彥於江流截買材木
士彥家蕪湖與諸商暱封還其檄繼咸恥令不行疏劾士
彥士彥同年御史黃耳鼎亦劾繼咸疏中有繼咸心腹將
校勸左良玉立他宗良玉不從之語蓋欲構繼咸於良玉
也而良玉常以不拜監國詔自疑聞耳鼎疏中語益懼因
上疏明與繼咸無隙耳鼎受人指使且言要典宜再焚王
諭解之由是羣小益銜繼咸將召入害之推爲刑部右侍
郎王曰彼地須繼咸耳不允又推爲戶部右侍郎王慮無
以牽制良玉亦不許

徐鼎曰李清南渡錄謂馬阮欲以三朝要典大興黨人之
獄累請不允向疑清言之爲其主諱也及觀其諭解良玉

委任縱威詞氣婉而處置當而且拒納銀贖罪之請禁武臣罔利之非蓋非武熹之昏騃比也使得賢者輔之安知偏安之不可爲邪莊烈帝曰朕非亡國之君卿等皆亡國之臣吾於南都亦云

已卯明鑄各衙門印去南京字

禮部右侍郎管紹甯於寓所失部印馬士英徇其請改鑄各衙門印去南京字

徐鼎曰書曰去南京字何明當日君臣之無意中原也然則何以不云紹甯失印也失印常罪也無足書

癸未明僧大悲伏誅

先是阮大鍼作正續蝗蝻錄蝻錄蓋以東林爲蝗復社

爲蝻諸和從者爲蠅爲蚋比大悲獄起迺密與張孫振謀
更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七十二菩薩之目十八羅漢者
史可法高宏圖姜曰廣吳姓張愼言徐石麒鄭三俊黃道
周解學龍呂大器練國事路振飛袁繼咸易應昌徐汧金
光辰郭維經侯峒曾也五十三參可數者許譽卿詹兆恒
姚思孝華允誠葉廷秀章正宸王重熊維典陳子龍熊汝
霖游有倫成勇黃澍也七十二菩薩則王志道劉同升趙
士春姜埰金聲沈正宗張采熊問元張有賢馬嘉植沈宸
荃喬可聘郭貞一劉宗周吳佳胤黃端伯邢彪佳張國維
何剛錢樹王孫蕃也餘不可詳皆前主立潞王議及東林
復社之有名者冀以一網盡之搗帳街衢錄而潛納僧袖

中將窮治之以興大獄馬士英謂不可驟發此難力持之
僅以大悲所供錢謙益申紹芳二人上聞謙益紹芳疏辨
乃坐僧妖言律斬之

明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密奏崇禎帝太子北來

或曰吳三桂擁太子至永平檄中外臣民將奉入京卽位
至榆河陰逸之民間使人導入皇姑寺太監高高起潛奔西
山太子偕之至天津浮海而南八月抵淮上有傳言沈定
王於河者起潛知朝中旨欲加弑害其姪鴻臚夢箕不可
挾之至蘇州流轉至杭州太子不堪羈旅於元夕觀燈浩
歎爲路人所竊指夢箕懼禍及已乃赴京密奏王遣內豎
李繼周持御札召之繼周尋得之於金華至杭州撫臣張

秉貞朝見之

是月閩賊復犯明郎陽守將王光恩禦卻之

光恩均州降渠小秦王也初與張獻忠羅汝才爲賊獻忠汝才降而復叛均州五營懼見討自疑又以獻忠強處爲所併光恩斂衆據險居久之乃降按察使高斗樞招之同守郎陽崇禎十四年六月獻忠自陝而東光恩及弟光興分扼之戰頻捷十五年冬李自成陷襄陽均州逼郎陽光恩擇隘口築砦賊逼砦而營積木與砦平光恩火焚之賊不得近礮裂砦光恩泥塗板護之且守且築夜縫壯士斫其營賊驚遁十七年正月僞將路應標以三萬人來大舟載糧過流而上光恩設小砦於漢江深處而以輕舟往來

截殺因縱火賊棄礮奪路走光恩令別將循江鼓譟賊擠入水江水爲赤又遣人入均州燒其蓄積賊乃退是月賊衆二十萬水陸并進光恩遣別將禦之江渚自率輕騎營城外伏步卒榛莽間賊至苦路險不能馳突而步卒出沒如神薄暮縛荻樹杪火光參差上下親帥死士短兵衝賊壘伏兵四起喊聲震天賊衆大潰乃循江回搗賊水營與別將之營江渚者前後夾擊賊棄舟從北岸遁盡獲其精騎飛艦蓋前後四至皆大創賊自是不敢窺鄖矣後降於

王師而復爲明用乃見誅其弟光泰光興等崛強楚蜀間凡十餘載

徐勣曰前霄高斗樞鄖陽固守功茲歸之王光恩何義互見也斗樞能用光恩是光恩之破賊皆斗樞致之故歸功斗樞然無光恩則斗樞無由成功故仍歸功光恩義之互見者也

國史載光恩投誠後爲道臣李之綱所訐逮問弟光泰遂叛而顧炎武聖安本紀附錄謂光恩死於國難以忠節終何舛異若是蓋光恩兄弟雖勢迫投誠始終爲明用也光泰光興等出沒楚蜀迄於滇亡者其顛末蓋與金聲桓李成棟姜瓖之徒異矣

三月甲申朔明北來太子至南京

太子駐興善寺以勇衛營兵五百人守之夜五鼓傳旨移

太子於錦衣衛都督同知馮可宗邸舍或曰太子在興善寺王命北京張王二內豎覘之二豎見太子抱足大慟天寒各解衣以進王聞之大怒掠二豎俱死李繼周亦賜酖三邸人間太子至人人色喜言王未有子且以爲子一日書請殺偏白官投職名最後太監盧九德至太子呵之曰盧九德汝何不叩首九德不覺叩頭殼解辭出戒營兵曰好守視真太子自應護衛假者亦防逸去尋傳旨不許文武官私謁中夜移太子於大內云

攷曰馮可宗亦作可京

徐鼎曰書曰北來太子何疑以傳疑也有曰真太子者矣有曰僞太子者矣謂爲真者信乎則藩鎮之疏民庶之口皆未身侍青宮面對獄詞據傳聞以言之也謂爲僞者信

乎則馬阮方以翊戴福王爲功諸臣又皆朋附馬阮之人推戴潞藩之獄方避其齟齬之不暇而孰以直言沽殺身之禍乎况拱乾旣降賊之人正宗輩列貳臣之傳從新背故是其本懷雖爲講官胡尼徵信然則詳列裨官家言何也史家之法毋以己意棄取第直書其事而是非自見是皆當日故老耳聞目見之談撫而列之使後之能斷斯獄者有所左證焉疑事毋質直而勿有其猶行古之道乎

乙酉明命羣臣審視北來太子真僞

王御武英殿命府部九卿科道官及前東宮講官中允劉正宗李景濂少詹事方拱乾等審視拱乾趨入太子呼曰力先生及問正宗等皆不識問講書何地講何書習何字

答多不符給事中戴英進曰先帝十六年冬御中左門親鞠吳昌時太子侍旁憶之乎不答羣臣環詰之遂自供爲王之明故駙馬都尉王昺姪孫曾侍衛東宮家破南奔高夢箕家丁穆虎教之詐稱太子拱乾則於侍衛曰識之也或曰王之召劉正宗李景濂也論之曰太子若眞將何容朕正宗曰太子恐未能來臣當以說窮之羣臣先後至太子東向踞坐一官以北京宮殿圖問之指承華宮曰此我所居指坤甯宮曰此我娘娘所居劉正宗曰我是講官汝識否太子不答正宗多其詞以折之太子笑而不應曰汝以爲僞卽僞耳我原不想與皇伯奪皇帝諸臣無如何正宗遂奏眉目全不似所言講所做書悉悞戴英奏其僞無

疑先是楊維垣颺言於衆謂駙馬王昺姪孫王之明貌類太子故士英襲其言以入奏也

明以逆案楊維垣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都人爲之語曰馬劉張楊國勢速亡

丙戌明下北來太子於中城兵馬司獄

或曰是日更餘肩輿送太子入中城獄已大醉醒見副兵馬某在側問何人以官對問此何地曰公所問紛紛者何曰行路人問何故皆藍縷某未及答曰我知之矣某以錢一貫置几上頃之校尉四人叩頭太子指錢曰買香燭來至則然火北向再拜大呼太祖高皇帝皇考皇帝叩首號泣請減爲之淒然

戊子明以太監喬上總理兩淮鹽課

徐薊曰備書何議任宦官也

己丑我

大清兵取明鄆城又取明西平

壬子分道南征由河南進者英親王也由山東進者豫親王也

克西平鎮將劉洪起撤兵還楚

攷曰本南都甲乙詔又按東華錄是年七月內大臣

高洛奏克西平劉洪起伏誅此言取西平者疑是洪起撤兵還楚我軍退而洪起復據西平至六月而始克也

閏賊逼明承天府左良玉告急命督臣何騰蛟禦之

辛卯我

大清兵取明上蔡

明命前大學士王應熊兼制雲貴湖廣廣西鄖陽偏沅各督

撫逮四川巡撫馬體乾

攷曰亦作馬乾

應熊疏言蜀境西北接鄭東抵夷陵西南由建昌通雲南東南由遵義通貴州今寇踞成都蜀人殆無子遺議者謂李賊在陝獻忠必不北向然李賊自七月入蜀虛喝保甯順慶之吏民而制之一旦爲獻忠所驅則獻忠之無顧畏可知矣川陝總督宜提兵復保甯牽賊北顧臣得合滇黔之力以搗其空廣西鄖陽許臣節制則緩急可以呼應臣名總督四省而兵止於黔餉止於滇不幾輕視巨寇乎乃命楚鄖貴廣悉聽節制應熊又劾體乾縱兵淫掠下督撫逮訊命未達而南都亡矣

壬辰明命百官會審北來太子於午門外

或曰有內官以密疏勸上曰東宮足觔異常形每觔則雙
王命盧九德商之馬士英士英疏言疑處甚多既爲東宮
脫虎口不明之官而走紹興一也東宮凝重此人機變自
出二也公主見在周奎家而云已死三也左懋第寓書言
北都亦有僞太子事是太子不死於賊則死於

清矣講官方拱乾在獄可密諭辨之假冒則與臣民共棄之其
眞也則留養深宮不可分封於外以啓奸人之心刑部嚴
訊穆虎五毒備至誓死不承夢箕復上書白明因並逮治
是日會審張捷坐刑部尙書高倬家召拱乾語之曰全在
先生一言耳百官集午門喝太子跪蹲踞如前王鐸指拱
乾曰此何人曰方先生張孫振曰汝是王之明太子曰何

必改易姓名李繼周持皇伯諭帖召我非我自來者爾等
不嘗立皇考之朝乎何蒙面至此衆官莫之敢決王鐸前
曰我一人當之叱送還獄

徐鼎曰甚矣明之亡也太子之獄爲最夥姑附書北都僞
太子暨太平三皇子事以廣勝國之遺聞焉北都太子者
甲申十月有男子自詣周奎家求見公主抱持大哭爲街
道御史所奏下內院集明臣及太監辨視惟太監楊玉常
進節指揮李時印等數人以爲真或謂是永王有降賊之
晉王求桂者因從聞賊留京師獨言其僞於是言真者皆
下獄刑部主事錢鳳覽詳訊以眞皇子報命求桂詆鳳覽
鳳覽呵之乃復廷訊內閣謝陞馮銓等執爲僞皇子曰某

事先生憶之否陞然鳳覽而叱陞不臣疏言大臣不認則小臣瞻顧內員不認則外員箝口然天地祖宗不可欺滅敢以死爭之正陽門商民數人具疏救皇子嘗謝野禽獸無道攝政王曰太子真偽無傷但晉王明之宗室謝陞明之大臣鳳覽之呵晉王百姓之嘗謝陞皆亂民也同下獄死乙酉四月初六日鳳陽民張三忽誓衆救皇子生員楊某孫某應之俱擒殺皇子遂死太平三皇子者順治八年冬月有人首三皇子在民間擒至南京馬提督府皇子自書供云雲菴崇禎帝三子名慈煥周后所生闖賊挾之至山海關闖敗挾之至潼關至荆襄賊散隨左營黃貴者冒姓黃左兵爲黃得功所敗屬黃輩得功亡輩攜走太湖

託江西樂安王樂安往閩以託瑞昌王至於潛鄉官余文淵家與湖廣人陳砥流相親密文淵與知縣有隙事遂露五年五月削髮爲僧號雲菴與砥流浪迹江北各菴販茶虎邱識常州吳中贈中詩扇一具銀五錢而別中因作假劄賈利不遂首之撫院捕獲砥流於蕪湖遂併獲主江甯云東邨老人之言曰在北京者一以爲承王一以爲太子若北爲太子則南京者僞矣然士英疏其可疑者不到官而走紹興卽如其言彼自走紹興於朝廷何與而必追之來不可解者一也初到僧寺禁請謁多兵護防中宵付獄不可解者二也旣確然僞矣不加縲絏肩輿付獄竹篋前導三也又曰三皇子者定王也然旣依良王則左兵東下

必喜得王何故隱名追黃黃人海奉義陽王何故舍皇子而戴宗室事固有不可度者存疑可耳

攷曰以上見傳信錄南畧

明有婦人童氏自言福王妃下錦衣衛獄

初王之爲郡王也娶黃氏早卒爲世子娶李氏遭洛陽變亡嗣封之歲封童氏爲妃生一子不有已而王棄藩南奔太妃與妃各依人自活太妃之人也巡按陳潛夫奏妃故在庶吉士吳爾璵亦附疏白之王弗召妃乃詣巡撫越其傑自陳其傑會同劉良佐具儀衛送至京王怒詞爲妖婦付錦衣衛監候妃在獄白晝入宮日月相離情事甚晰馬士英曰人非至情所關誰敢與陛下稱敵體王又弗願而命嚴刑拷之妃徒跣號罵不三日死王遷怒於潛夫爾璵

並逮治

攷曰本釋史勘本又甲乙史載童妃下錦衣衛獄

童氏云在尉氏遇王叩首王攜置懷中曰我作無人李姬

不知所在汝貌好事我居四十日聞寇警偕王至許州遇

太妃悲喜交集州官給館居八月養一子彌月死及京

都陷又南走遇土賊失散間上為帝甚喜因哭罵王為負

心短命人在獄書相從日月相離情事乞可宗上達可宗

因所陳本末甚悉入奏王見書而赤擲地不視可宗不敢

再言呼毛字子以王語告童氏氏大哭且呪且詈會有奸

人詹自權自應元先後入宮門機罵奉旨杖死半子遂不

敢飲食之氏久之餓死又遣問云遇王於尉氏相佐生一

子已六歲誤也河南於十四年陷王之遇妃尉氏是失陷

後事至此方五年何得生子六歲乎前人謂鄒洵書

不足信良然又某氏童妃續記愈支離不足觀矣

徐鼎曰書曰有婦人自稱何疑詞也童氏之事可疑乎無

可疑也天下至頑劣之婦未聞有冒為人妻者况以天子

之尊宮禁之嚴乎無已則或其瘋顛也而潛夫其杰爾壘

良佐諸人非有心疾奈何以瘋顛婦人奏聞之儀衛送之

伏道謁之乎且卽僞也亦必入宮而見而後知之卽不然亦必召入太后宮集從行閣人審驗而知之豈有未見而逆知其僞乍聞而遽怒其人者吾固於太子之僞未敢質言之而於童氏之事則無疑也無疑則曷爲有疑詞也曰蓋其慎也夫人情於夫婦之間往往有曖昧不可告人之事吾烏知王之斥爲妖婦也非有深怒積怨於氏故聞之而遽怒怒之而遽殺乎故仍疑之蓋其慎也而或有信童氏之不僞而轉疑福王之僞者疑之者之說曰糟糠故配患難相依有何大過而必置諸死地始於太妃之至括取金錢以邀其驩殆恐妃之入而識破機關故急滅其口也又一說曰此馬瑤草詭謀迎立本非明室宗支也夫母子

夫妻之情一也冒人之子以爲帝與冒人之夫以爲帝其事亦同也何不畏其母之識破而金錢結之獨畏其妻如是乎且士英之迎立非有不韋李固之謀也不過欲以擁戴君功耳是時宗室流離者不可勝計何人不可擁戴而必取不知誰何之人爲之乎況堂堂留都以史閣部高膠州諸賢之定策名賢林立勲戚滿朝而使卜者王郎踐祚纂統有是理乎是皆疾之已甚之詞而爲獨夫者所宜戒也

明以耿廷鐸巡撫四川

廷鐸臨安河西人天啓甲子舉人崇禎中以知州疏陳時政擢山西僉事改監宣府軍京師陷走南都以張獻忠亂

蜀加太僕少卿赴雲南監沙定洲軍由建昌入川討賊尋命以僉都御史代馬乾爲巡撫未赴而定洲亂作蜀地亦盡失遂止不行

閩賊寇明潛江

癸巳明遙祭諸陵

乙未明阮大鍼薦馬士英之子錫爲總兵官仍莅京營攷口前李國輔往視雲霧山所管勇衛營士英以錫代之故云仍莅也

徐廌曰特書何明二人之朋比無所忌憚也

明黃得功疏論北來太子事

三法司以獄上王命法司嚴訊兩月以來往來蹤跡及主使之人於是人情益懼民間流言謂馬士英王鐸共謀戕

害太子黃得功疏言東宮未必假冒不知何人逢迎定爲奸僞先帝之子卽陛下之子不明不白付之刑獄將人臣之義謂何恐諸臣諂徇者多抗顏者少卽明白識認亦誰敢出頭取禍乎乞多方保留若驟處死卽果詐僞天下必以爲眞矣有旨王之明親供假冒有何逢迎不必懸揣過慮

戊戌明復會審北來太子於朝

左都御史李沾令校尉戒太子必直言某及審時沾呼王之明不應喝問何不應太子曰何不呼明之王沾喝上授太子號呼皇天上帝聲徹內庭士英傳催放授沾復好言問之太子曰汝令校尉屬我校尉自能言之何必我言前

目追者何處追者自知何必問我高倬令扶出將出朝舊
東宮作讀邱致中抱持大慟王聞之命擒付鎮撫司夜有
題詩於皇城者曰百神護蹕賊中來會見前星閉後開海
上扶蘇原未死獄中病已又奚猜安危定自關宗社忠義
何曾到鼎台烈烈大行何處遇普天空向棘園哀御史陳
以瑞奏愚民觀聽易惑謂諸臣有意傾先帝血胤有旨王
之明勿驟加刑俟布告天下愚夫愚婦皆已明白然後申
法

明命黃斌卿以原官掛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

明以方國安爲總兵官掛鎮南將軍印駐防池口

明命崇王慈爚居福州

明上懿安皇后諡

諡曰孝哀慈靖恭惠溫貞偕天協聖哲皇后

明更福恭王諡爲孝皇帝

明命黃得功移鎮廬州與劉良佐合力堵禦

壬寅明以思宗忌辰設壇遙祭以獻愍太子定哀王永悼王
附祭

百官於太平門外設壇遙祭獨阮大鍼哭而呼曰致先帝
殉社稷者東林也不盡殺東林無以對先帝於地下今陳
名夏徐汧俱北去矣馬士英急掩其口曰毋徐九一見有
人在九一汧小字也是日史可法望祭河上因上疏自劾
言天星已周君仇未復乞生臣罪以謝天下

癸卯明命三法司覆審北來太子煖黃得功疏

明劉良佐疏論北來太子童氏事

良佐疏言上爲羣臣所欺將使天倫絕滅王曰朕於大妻
伯姪之間豈無天性况宮媵相從患難者頗多朕於先帝
無纖芥之嫌因宗社無主不得已從羣臣之請勉承重寄
豈有利天下之心忍加毒害於其血脈至於舉朝文武誰
非先帝舊臣誰不如卿肯昧心至此朕夫妻之情又豈羣
臣所能欺蔽但太祖之天潢先帝之遺體不可以異姓頑
童瀆亂宗祏宮闈風化所關豈容妖婦闖入國有大綱法
有常刑卿不得妄聽妖詭猥生疑議因命法司先將二案
審明情節傳示中外以釋羣疑然而流言日甚

明左良玉疏論北來太子事

良玉疏言東宮之來吳三桂實有符驗史可法明知之而不敢言此豈大臣之道滿朝諸臣但知逢君罔惜大體前者李賊逆亂尙錫王封何至一家視同仇敵明知窮究並無別情必欲展轉株求使皇上忘屋烏之德臣下絕委蕤之義普天同怨皇上獨與二三奸臣保守天下無是理也親親而仁民願皇上省之有旨東宮果真不失王封但王之明假冒正在根究其吳三桂史可法等語尤係謬傳法司將審明情節宣諭該藩時良玉疏見邸抄工部侍郎何楷言鎮臣疏東宮甚明有旨此疏豈可流傳令提塘官立行追毀

明何騰蛟疏論北來太子事

騰蛟疏言太子到南何人奏聞何人物色至京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僞既是王昺之姪孫何人舉發內官公侯多北來之人何無一人確認而泛云自供夢箕前後二疏何以不發抄傳明旨愈宜則臣下愈惑此事關天下萬世是非不可不慎有旨王之明自供甚明何騰蛟不必滋擾

明袁繼威疏論北來太子事

繼威疏言太子居移氣養移體必非外間兒童所能假襲王昺原係富族高陽未聞屠官何事隻身流轉到南既走紹興於朝廷有何關係遣人蹤跡召來望陛下勿信偏詞使一人免向隅之悲則宇宙享蕩平之福矣有旨王之明

不刑自認諸臣無端過疑何視朕太薄視廷臣太淺繼咸
又疏言東宮真僞亦非臣所能臆揣真則望行良玉言假
則請多召東宮舊臣識認以釋中外之疑疏未達而良玉
兵已東下矣

明史可法疏請面陳北來太子事詔止之

可法疏請召見而言東宮處分以息羣囂有旨待奏凱後
可法歎曰奏凱談何易也

徐鼎曰諸臣先後上疏概係之癸卯何以類書也

明以殿工成加關部各臣銜

史可法太師馬士英太保王鐸高宏圖姜曰廣各太子太
傅管紹甯朱之臣高倬等各加銜內臣韓贊周盧九德等

三十五人賞賚有差

徐鼎曰特書何譏濫也

乙巳我

大清兵南下明王之綱走宿州遂取歸德巡按御史凌駟死之
駟之在臨清也間道遣人上疏言臣以鉛槧書生未諳軍
旅先帝過簡置之行間遭值危亡不能以死殉國乃以餘
生糾集義旅討擒偽逆誠欲自奮其桑榆之效不藉尺兵
不資斗粟徒以忠義二字激發人心方今賊勢猶張東師
漸進臣已上書彼國大臣反覆懇切不啻如秦庭之哭矣
然使東師獨任其勞而我安享其逸東師克有其土而我
坐受其名恐無以服彼之心而伸我之論爲今日計或暫

假臣便宜權通北好合兵討賊名爲西伐實作東防俟逆賊旣平國勢已立然後徐圖處置之方若一與之抗不惟兵力不支萬一棄好引仇并力南向其禍必中於江淮矣臣南人也卽不肖而有功名之想尙可幾幸於南但恐臣一移足大河之北便非我有故忍苦支撐於此以爲他日收拾河北畿南之本夫有山東然後有畿南有畿南然後有河北臨清者畿南河北之樞紐也與其以天下之餉守淮不若以兩河之餉守東乞擇使臣聯絡北方以弭後患宣慰山東以固人心又言膠州對岸爲廟灣宜設水師一旅與青齊義勇相結援東郡可不勞而下當是時朝議方以江北分四鎮無一人計及山東者疏入下省駟孤軍難

自立亦時與我

朝通書問東昌下駟南走大名我

朝以兵科給事中印劄招之駟懸之陳橋驛獨身至南都人對
授監察御史代陳潛夫巡按河南駟疏言臣今與各寨將
領約分地畫守倣古人合縱之策一寨破約各寨致討以
長河爲邊垣以各寨爲州縣以守爲戰以農爲兵臣寢食
於河創痕風裂不敢以逸詔吏兵二部給空札百餘以待
歸正之人實無一軍相策應迨許定國李際遇既降導我
兵南渡至德總兵王之綱引兵南走獨駟與土兵數百
守城中遊擊趙擢入城說降駟斬以徇次日率兵出西城
斫營而守者已開東北門迎降豫親王多鐸下令須生致

凌御史否且屠駟乃以兩印投井中命參將吳國興齎勅旨並遺疏入奏云臣誓不受辱屬者仰藥引劍兩被強持因思慷慨而歿及小民何如從容而善全大節臣母年七十登第未遑一省子年四歲尙未識面受命疆場義不返顧伏乞大奮乾斷速定戰守之策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單騎見豫王從子潤生從焉豫親王曰御史私渡河復抗大軍何也駟曰以大明官歸大明何云私職授監軍恨兵數不得一戰何云抗長揖不拜豫親王手金爵賜之酒駟曰天性不飲也越日無降意乃取學道蔡鳳監軍道吳琦於階前斬之顧駟曰公以首領易虛名乎遠以大帽貂裘華馬不受強留之中夜謂潤生曰吾忍死守此土以爲江

南屏蔽今已矣乃遺書豫親王曰願貴國無負初心永敦
鄰好大江以南不必進窺否則揚子江頭凌御史卽錢塘
江之伍相國也與潤生同縊死豫親王殯之察院署吏民
皆哭失聲事聞贈兵部侍郎潤生御史

臣竊曰聞之溫睿臨曰當江南初建之日自謂畫淮而守
孰知門庭撤而堂奧必不固也使於大軍未集之日一軍
北出與駟犄角則中原或可稍持而大軍之傳檄而下亦
未必如是之神且速也豫王心重駟不忍殺之有以哉
明罷安慶巡撫以兵部左侍郎朱大典爲兵部尙書兼右副
都御史巡撫應天安徽等處軍務

大典字延之一字未孩金華人舉萬厯丙辰進士除章邱

知縣天啓二年擢兵科給事中出爲福建副使進右參政
以憂歸崇禎三年起故官莅山東尋調天津五年四月擢
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流賊陷鳳陽毀皇陵總督楊一鵬
被逮詔大典總督漕運兼巡撫廬鳳淮揚四郡移鎮鳳陽
在任三年累著戰功是時盧象昇洪承疇皆以忤楊嗣昌
受讎齟而大典獨無恙論者頗以此啓疑尋以囊橐不戒
爲給事中方士亮等所劾事未竟而東陽許都之亂作知
縣徐調元在籍給事中姜應甲與大典有隙搆以罪詔逮
治籍其家充餉會國變止劉宗周勸其募兵勤王乃率兵
三千至南京給事中熊汝霖奏充爲事官吏部尙書徐石
麒言大典雖貪其人材足倚也今湖南殘破可令爲巡撫

練士卒具糗糧立功自効馬士英覬其賄擬旨切責不得已乃乞援於馬阮始召爲兵部左侍郎御史鄭瑜劾其前爲總督時侵贓得旨大典創立軍府所養士馬豈容枵腹歲餉幾何不必妄訐尋晉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廣昌靖南池皖等鎮軍務巡撫應天安慶總理糧儲兼督上江漕糧然大典用是不能自絕於馬阮矣

徐鼎曰大典以濟世之才而簞簋不飭爲小人所挾制降志辱身所云慾焉得剛也向非蒙難而正其志烏能以自蓋哉

明錢謙益請卽家開局修史不許

明許罪廢諸臣輸銀復官

戊申明左良玉舉兵反

初黃澍之被逮也陰諷將士譁欲索餉南京澍復日以清君側爲請良玉念所將皆亂人降卒幸假天子聲號相縻繫恐東下則散走不可復制未之許也無何而北來太子事起中外皆譁又李自成兵日逼良玉心動澍乃召三十六營大將與之盟良玉方沈吟未決中一將拂衣起曰疑事毋成若主帥必不動者某等請自行之良玉不得已乃稱奉太子密詔入誅奸臣馬士英馳檄曰蓋聞大義之垂炳於星日無禮之逐嚴於鷹鷂天地有至公臣民不可罔也奸臣馬士英根原赤身種類藍面昔冒九死之罪業已僞妾作奴屠髮爲僧重荷三代之恩徒爾狐窟白門狼

吞泗上會當國家多難之日侈言擁戴勸進之功以今上
愿數之歸爲私家攜貽之物竊弄威福湯蔽聰明持兵力
以脅人致天子閉目拱手張僞旨以警俗俾臣民重足寒
心不爲報仇而立君乃事事與先帝爲仇不止矯誣聖德
初因民願而擇主乃事事拂兆民之願何由莫麗民生幻
蜃蔽天妖藝障日賣官必先嫖娼試看七十老囚三木敗
類居然節鉞監軍漁色罔識君親託言六官備選二八紅
塵變爲桑間濮上蘇松常鎮橫征之使肆行橋李會稍妙
蓮之音日下江南無夜安之枕言馬家便爾殺人北斗有
朝雪之星謂英君實應圖識除詔命贈廕之餘無朝政自
私怨舊仇而外無功能類此之爲何其重也而乃冰山發

炤鱷水與波羣小充斥於朝端賢良竄逐於崖谷同己者
性侔豺虎行列豬猡如阮大鍼張孫振袁宏勲數十巨惡
皆引之爲羽翼以張殺人媚人之赤幟異己者德並蘇荀
才侔房杜如劉宗周姜曰廣高宏圖數十大賢皆誣之爲
朋黨以快如虺如蛇之狼心道路有口空憐職方如狗都
督滿街之謠神明難期最痛立君由我殺人何妨之句嗚
乎江漢長流瀟湘盡竹藟此之罪豈有極歟若鮑魚菑而
曰藟若木火重而愈烈放崔魏之瘕狗遽敢滅倫收聞獻
之鐏猴教以升木用腹心出鎮太尉朱泚之故習殆有甚
焉募死士入宮宇文化及之所爲人人而知之矣是誠河
山爲之削色日月倏焉無光又況皇嗣幽囚列祖怨恫海

內懷忠之人誰不願食其肉敵國嚮風之士咸思探盾其
家本藩先帝舊臣招討重任頻年疾心痛首願爲鼎邊雞
犬以無從此日履地戴天誓與君側豺狼而併命在昔陶
八州靖石頭之難大義於今炳然迄乎韓蘄王除苗氏之
奸臣職如斯乃盡是用礪兵秣馬討罪興師當鄭畋討賊
之軍意裴度蔽邪之語謂朝中奸黨盡去則諸賊不討自
平倘左右兇惡未除則河北雖平無用三軍之士戮力同
仇申明仁義之聲聞首嚴焚戮之隱禍不或妄殺一人以
傷天心不敢荒忽一日以忘王室義旗所指正明爲人臣
子不忘君父之心天意中興必有間世英靈天翼皇明之
運泣告先帝揭此心肝願斬賊臣之首以復九京還收阮

奴之黨以報四望倘惑於邪說詿誤流言或聽奸臣之指
揮或樹義兵之仇敵本藩一腔熱血鬱爲輪囷離奇勢必
百萬雄兵化作蛟螭妖孽玉石俱焚之禍近在目前水火
無情之時追維心痛敬告苦衷願言共事嗚乎朝無正直
誰斥李林甫之奸國有同心尙懷鄭虎臣之志我祖宗三
百年養士之德豈其決裂於僉壬大明朝十五國忠義之
心正宜暴白於魂魄速張殪虎之威勿作通猿之藪然董
卓之腹膏溢三旬藉元載之廚俶盈八百國人盡快中外
甘心致以此穢見明季遺聞又甲乙史與甲乙編年載穢
毒以種奸孽云馬士英竇獠無知貪狼背義誤異人爲奇貨私娖
迷散戕殘太子效胡漢之名訪恩選能不使之遊於荒野
踵錢甯之卽訊大干又不審其疑於深宮羣小羅織比擬
慘而己深中奸陰因成虐謀而更進李清威勢何如進

舒拳殿王澤昭招有甚朱友恭塞誘豈先帝不足復
既沈其弟又滅其兄將小朝白有一番人既削其臣並翦
其主嗟乎安金藏之不作丙定侯之已亡附會成卒誰敢
曰吾君之子依違欲了咸稱曰的係他人臨江之常胤虎
足可忍也子與之遇蟬毒尚何言哉良玉受恩故主爵奉
通侯膏無食蕊之思詎忘結草之報願借義士共討天仇
嚴虎豹之函驅風雲氣憤矢鷹鵠之必逐日月光明鄧瑒
豐盈應有燃臍之禍漸台高擁難逃切舌之灾云云按此
檄專指北來太子事不及其他且挾異人爲奇貨數句指
斥宏光故袁繼咸斥良玉云先帝舊德不可忘今上新恩
亦不可負乃約改檄爲疏是此檄後廢不用也故甲乙史
云遠近傳播惟京中噤口當是此檄未至南都也附志之
復馳疏云竊見逆賊馬士英出自苗種性本凶頑臣身在
行間無日不聞其奸邪先帝皇太子至京道路洵傳陛下
屢發矜慈士英以真爲假必欲置之死而後快其謀臣前
兩疏望陛下從容審處冀士英夜氣稍存亦當別腸悔過
以存先帝一脈不意奸謀日甚臣義不與奸賊共天日矣

臣已提師在途將士眦目指髮皆欲食其肉臣恐百萬之衆發而難收震驚宮闕且聲其罪狀正告陛下仰祈剛斷與天下共棄之自先帝之變人人號泣士英利災擅權事與先帝爲仇欽案先帝手定者士英首翻之要典先帝手焚者士英復修之思宗改諡毅宗明示先帝不足思以絕天下報仇復恥之心罪不容於死者一也國家提衡文武全恃名器鼓舞人心自賊臣竊柄以來賣官鬻爵殆無虛刻部門有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之謠如越其杰以貪罪遣戍不一年而立升部堂以貪污絞犯不數日而黃緣僕少袁宏勲與張道濟皆詔獄論罪者也借起廢徑復原官如楊文聰劉泌王燧以及趙晉辦等皆行同犬

姦或罪等叛逆皆用之於常路凡此之類直以千計罄竹
難書罪不容於死者二也閣臣司票擬政事歸六部至於
兵柄尤不容兼握士英已爲首輔猶復掌樞是弁髦太祖
法度又引腹心阮大鍼爲添設尙書以濟其篡弒之階兩
子臬鏡各操重兵以爲呼應司馬昭復生於今日罪不容
於死者三也陛下選立中宮典禮攸關士英居爲奇貨先
擇其尤者以充下陳而又私買歌女寄養阮大鍼家希圖
進選計亂中宮陰謀叵測罪不容於死者四也陛下卽位
之初恭儉神明士英百計誑惑進優童豔女損傷盛德每
對人言惡則歸君罪不容於死者五也國家遭此大難須
寬仁慈愛以收人心士英自引阮大鍼以來睚眦殺人如

周鑑雷續祚等煅煉周內株連蔓引尤其甚者借題三案
將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網打盡令天下士民重足解體罪
不容於死者六也九重秘密豈臣子所敢言士英遍布私
人凡陛下一言一動無不窺視又募死士竄伏皇城詭名
禁軍以觀陛下動靜曰廢立由我罪不容於死者七也率
土碎心痛號者先帝殉難皇子幸存前此定王之事文曰
時有
言定王南來士英遣
人沈之河者見野史至今傳疑未已況今皇太子授受不
明士英乃與阮大鍼一手握定抹殺的確識認之方拱乾
而信串通朋謀之劉正宗不畏天道神明不畏二祖列宗
不畏天下公議不畏萬古綱常忍以先帝已立十七年之
嗣君爲四海謳歌獄訟所歸者付之幽囚天昏地慘神人

共憤凡有血氣者皆欲寸磔士英大鉞等以謝先帝此非
臣之私言諸將士之言也非獨臣標將士之言天下忠臣
義士愚夫愚婦之公言也伏乞陛下立將士英等肆諸市
朝傳首四方用據公憤臣等東兵計刻以待下禁大聲疾
呼激切以聞

攷口此疏見甲乙史

是日焚武昌東下自漢口達蘄州

火光接天者二百餘里劫巡撫何騰蛟與俱置之別舟以
副將四人守之舟次漢陽門乘間躍入江四人懼誅亦赴
水騰蛟漂十餘里至竹籬門漁舟救之起則漢前將軍關
壯繆廟也家人懷印者亦至相視大驚覓漁舟忽不見遠
近謂騰蛟得神佑益歸心焉

徐鼐曰自公羊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惡人之說

而後世稱兵向闕者託之嘗讀尹起莘綱目發明曰後世有假晉陽之事以爲脇制之舉者皆春秋之所誅而綱目之所謂反者也此義行則賊亂之徒無以藉口爲舉兵之端而反叛之禍庶乎其可熄矣

明以錢繼登總理兩淮鹽法兼理江防罷巡鹽御史

攷曰南都甲乙

紀作錢繼登誤也繼登字龍門嘉善人萬曆丙辰進士

壬子我

大清兵取明潁州復取明太和

劉洪起奏北兵勢如破竹恐爲南京之憂王永吉奏徐鎮孤危何以保江北乞飭史可法衛允文共保徐州馬士英不應

明加李本深左都督提督高傑標下軍馬

初傑所將皆秦人於四鎮中最強朝廷以衝地委之自李
本深等棄汎奔還而提督之命久不下將士無固志我兵
自大梁以南如入無人之境破蒙城逼淮徐江南震恐乃
詔從史可法議以本深爲左都督領與平諸將可法疏云
臣受命督師無日不以國事爲念而人情難協事局紛更
睢州大變之後又有維揚之擾外侮未禦內釁方深擁節
制之虛名負封疆之大罪竊自悲也先是提督之命未下
高營將士洶洶臣不得不容之以鎮靜李本深患癰未起
臣不得已先將鎮臣胡茂貞批發矣

明遣使冊封琉球國王

明攝巡撫四川事馬乾復重慶

乾昆明人崇禎癸酉舉人知四川廣安州夔州告警巡撫邵捷春檄乾攝府事獻忠攻圍二十餘日固守不下會督師楊嗣昌兵至圍始解擢川東兵備僉事成都陷龍文光死蜀人共推乾攝巡撫事檄副將曾英擊走賊將劉廷舉復重慶是時乾已爲督師王應熊所劾而道阻詔命不至乾行事如故焉

徐鼎曰已革職矣猶曰攝巡撫四川事何明乾之無罪也明松潘副將朱化龍同知詹天顏復龍安茂州

明王應熊樊一蒞遣兵復敘州

應熊奉命督師辦蜀寇而諸郡惟遵義未破應熊人居之

縉素誓師傳檄討賊總督樊一蘅適至命諸郡舊將會師
大舉起甘良臣爲總統副以侯天錫屠龍合參將楊展遊
擊馬應試余朝宗所攜潰卒三萬人於是年三月攻敘州
斬賊數千級走僞都督張化龍復其城馮雙禮來爭又敗
之孫可望來援相持一月一蘅糧盡退屯古蘭州展退屯
江津賊迺截朱化龍於羊子嶺化龍率番兵衝擊賊驚潰
遁去

明武進士楊展誅獻賊僞官於犍爲遂復嘉定

展與曹勲同守成都被縛斷索躍入江泗水至嘉定而賊
已改嘉定爲府乃潛入犍爲殺僞令以起事襲嘉定州人
開門納之又曹勲起黎州與展聲勢相應和焉

明副將會英參政劉麟長大破獻賊兵於多功城

劉廷舉之棄重慶走也求救於獻忠獻忠顧劉文秀曰楊展不足忌重慶要害地不可失也命文秀水陸並進英麟長白遵義使部將李占春逆之於多功城與于大海併力夾擊文秀大敗其別將攻嘉定者亦大挫勦賊怒坑其大營兵三千人於大儀縣占春涇陽人大海項城人皆英腹心將以勇聞英之成功二人之力也

明雅州知州王國臣叛降於獻賊天全六番招討使楊之明進士宗室朱奉御舉人鄭延爵起兵拒賊敗績皆死之

國臣西安人初通國將馬續繼又歸於獻忠與下川南道胡寅不睦將執以與賊寅逃入土司高克禮家而土司楊

姓者與高世仇互仇殺楊之喬者又欲因亂弑兄之明以
降賊遂執胡寅並家口數十人送獻忠殺之之明等合謀
起兵與賊戰於雅州飛仙關兵敗被殺延爵收兵再戰歿
於陣

明黎州宣慰司馬京及其弟亭起兵討獻賊

初賊以蜀人易制惟黎雅間土司難於驟服用降人爲招
誘鑄金印齎之馬京者漢將馬岱後也年十六擲印於地
誓不屈僞游擊苗某赴黎雅任京密調番衆與亭攻之擒
僞弁七十餘人斬之演武廳祭旂討賊

明馬京馬亭以土千戶李華宇指揮丁應選守備楊起泰兵
大破獻賊兵於雅州斬其僞帥遂復黎雅二州

京兄弟起兵令白通使及白寰翠招致富莊頭人姜黃柰
李蔡包張七姓子弟土千戶李華字者年八十矣亦率眾
至京卽以七姓畀之而海棠堡指揮使丁應選甯越守備
楊起泰以觀察胡恆之檄引兵入援聞恆死遂與京兄弟
合得兵萬餘與賊大戰於雅州龍觀川殺數千人陣擒僞
帥方總兵斬之餘賊遁還遂復黎雅京少年好酒色踰年
竟卒

明四川民共起誅獻賊僞官

時四方兵大起揭竿糾集取賊所置守收令判或刺於庭
或投之水火一時殆盡

獻賊大殺其僞官

賊厭苦朝會擲所御冠足踏之索大帽著之乃快
剗人法皮未去而先絕者刑者抵死僞兵部龔完敬以道
不治用前法剗剔實以橐衣冠以徇於市僞祭酒某以生
辰受諸生禮值十錢誅法亦如完敬召諸生集而觀之孫
可望之有事於漢東而還也僞官連名狀迓之於郊可望
不敢隱獻忠怒其沿故朝陋習棒殺二百人或有以戮朝
士太甚爲言者獻忠笑曰文官怕沒人作邪僞官嘗朝會
拜伏呼葵數十下殿葵所艱者引出斬之名曰天殺人莫
得而測也右相嚴錫命家在綿州獻忠過之見其宅第壯
麗斬之

獻賊大殺四川紳士

初謂蜀人易制漸以出兵數敗士衆反覆攘袂瞋目有咀
嚼蜀人之心會朝天關獲諸生顏天漢等通自成表怒謂
閩境俱反詭云選舉鄉紳不至者拏戮之旣集則令由東
門入西門出盡斬之詭稱試士於貢院設長繩離地四尺
身過繩者驅至西門外青羊宮殺之凡二萬二千三百人
棄草墨如邱塚惟二十年幼不及繩留作書記又詭稱試
武生而無馬命取已馬之瘠劣者使騎發巨礮合營呼噪
以應之馬驚人墮蹂爲肉羈賊撫掌大笑攷曰自夜重慶
是三月事餘事先後無可攷
姑以類附之蜀碧亦同此

小腆紀年增攷卷第九

鎮南宋左夫光伯
秦順林太冲
福州謝定南宗善
同里受業汪達刊
參校